

# 皮肉之苦

□ 刘长贵

顽劣，四季浸着疼。那些落在皮肉上的惩戒，原是岁月里最沉的爱。

中国农村式的惩戒，带着泥土的粗犷与直白。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，童年总与皮肉的疼痛感牵绊——若未领教过父母手中器具的“训诫”，那本青春相册便缺了最鲜活的一页。而我，出身“武术世家”，这份成长的“淬炼”更添江湖气；父亲的“降龙十八掌”携风落于脊背，母亲的“无影脚”悄吻臀尖，那些带着体温的疼，成了岁月里最深刻的注脚。

父亲的“兵器谱”，从不是密室秘籍，而散落在柴米油盐的烟火里。竹篾静卧碗边，本是腌菜的寻常物；我一挑食，不懂礼节，先动了筷子，便成了敲向指节的“戒尺”，腕响里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那把量衣的木尺，平日总是温顺地倚在墙角的阴影里；可一旦我逃学，它便化身丈量规矩的标尺，一下下落在掌心，疼得利落又清晰。还有苍蝇拍子、笤帚、鞋底子、鸡毛掸子、树条、竹条……无一不是他的趁手兵器。打丢筷子，打断苍蝇拍子，打散鞋底子，打碎笤帚，打弯鸡毛掸子——我的“罪状”与破碎的器具一同累积，任我百般辩解，终究徒劳。

四季流转，落在身上的疼，也染着时节的气息，深深烙进记忆的肌理。

春日柳絮软，我摸鱼、抓黄鳝踩坏邻居秧苗，父亲抄起鸡毛掸子追来。掸子的绒毛缠着飞絮，落在背上是一种痒裹着针尖的疼，像刚抽芽的柳枝携着晨露抽打。那痛感里渗着青草的嫩湿，连拂面的春风都带着“罪有应得”的轻斥。我咬着牙，看柳絮在阳光下飞舞，见证我无处安放的爱。

盛夏蝉鸣聒噪，我逃课去人民渠河里游泳，父亲握着笤帚堵在院中等我。竹编的疙瘩浸透了午后的灼热，一下下砸在背上，痛感像晒透的粗砂，顺着张开的毛孔往骨头缝里揉。蝉鸣成了千万根细针，扎得我耳膜发紧，汗水混着泪水滑落，在泥地上洇开深色的印记。

秋日落叶铺地，我偷摘邻居家的柑橘、苹果，偷生产队的西瓜被抓。父亲的树枝带着枯叶的干燥，劈头盖脸地打遍全身。那疼是脆生生的，像秋风吹卷着枯叶刮过枝丫，那股干燥的凛冽，硬生生掐断年少的顽劣。夕阳斜照，院子里梧桐树的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，仿佛无处遁形的我。

隆冬寒风刺骨，我打架撕破棉袄，父亲的鞋底子裹着霜气抽来。痛感缠着冰凌往皮肉里扎，冻得我骨头都发紧。我哭着围着院子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哭哑了，眼泪在脸颊结成了冰痕，最后还是悄悄溜进被窝，饭也不敢去吃，静静蜷在冰冷的被窝里。心在冷冽里瞬间清醒，北风的呼啸成了“改邪归正”的告诫。那个冬夜，我在被窝里发愤时，依稀听见门外父亲沉重的叹息，那声叹息比任何一次挨打都让我心痛。

挨打时，我总梗着脖子咬牙强

忍。疼意像潮水漫过皮肉，顺着血管钻进骨髓，在胸腔里翻江倒海。眼眶再热也不让一滴泪落下，脸上写满不服气的倔强。父亲常呵斥：“哭什么哭！给老子憋回去！错了不是打到哭为止，是打到不哭才算完！”在父亲的逻辑里，孩子不服管教，无非是“打轻了，或是打少了”。没有什么烦心事是一顿揍解决不了的，若有，便再来一顿。

如今回望，当年钻心的疼，早已在时光里沉淀成温润的回忆。父亲手中的器具换了又换，力道里藏着疼，却是更朴素的期盼。那些落在身上的“教训”，不是恶意的责罚，而是一代人用最直接的方式，传递给孩子的成长教诲。

去年回乡，陪父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夕阳给他的白发镀上一层柔光，我指着墙角挂着的旧鸡毛掸子，笑着打趣：“爸，您看这老物件，当年可把我揍得哭都不敢哭。”父亲一下下落在掌心，疼得利落又清晰。还有苍蝇拍子、笤帚、鞋底子、鸡毛掸子、树条、竹条……无一不是他的趁手兵器。打丢筷子，打断苍蝇拍子，打散鞋底子，打碎笤帚，打弯鸡毛掸子——我的“罪状”与破碎的器具一同累积，任我百般辩解，终究徒劳。

四季流转，落在身上的疼，也染着时节的气息，深深烙进记忆的肌理。

春日柳絮软，我摸鱼、抓黄鳝踩坏邻居秧苗，父亲抄起鸡毛掸子追来。掸子的绒毛缠着飞絮，落在背上是一种痒裹着针尖的疼，像刚抽芽的柳枝携着晨露抽打。那痛感里渗着青草的嫩湿，连拂面的春风都带着“罪有应得”的轻斥。我咬着牙，看柳絮在阳光下飞舞，见证我无处安放的爱。

盛夏蝉鸣聒噪，我逃课去人民渠河里游泳，父亲握着笤帚堵在院中等我。竹编的疙瘩浸透了午后的灼热，一下下砸在背上，痛感像晒透的粗砂，顺着张开的毛孔往骨头缝里揉。蝉鸣成了千万根细针，扎得我耳膜发紧，汗水混着泪水滑落，在泥地上洇开深色的印记。

秋日落叶铺地，我偷摘邻居家的柑橘、苹果，偷生产队的西瓜被抓。父亲的树枝带着枯叶的干燥，劈头盖脸地打遍全身。那疼是脆生生的，像秋风吹卷着枯叶刮过枝丫，那股干燥的凛冽，硬生生掐断年少的顽劣。夕阳斜照，院子里梧桐树的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，仿佛无处遁形的我。

隆冬寒风刺骨，我打架撕破棉袄，父亲的鞋底子裹着霜气抽来。痛感缠着冰凌往皮肉里扎，冻得我骨头都发紧。我哭着围着院子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哭哑了，眼泪在脸颊结成了冰痕，最后还是悄悄溜进被窝，饭也不敢去吃，静静蜷在冰冷的被窝里。心在冷冽里瞬间清醒，北风的呼啸成了“改邪归正”的告诫。那个冬夜，我在被窝里发愤时，依稀听见门外父亲沉重的叹息，那声叹息比任何一次挨打都让我心痛。

挨打时，我总梗着脖子咬牙强

时间往前，记忆往后。人与灯，皆在重复明灭中承载时光重量。时间如单向坠落的洪流，夜晚降临便义无反顾坠入黑暗，灯的明暗不过是温柔障眼法，终究挡不住岁月奔流。这声轻不可闻的叹息，是黑夜与灯的私语，是孤独与孤独的应答，亦是我与灯心照不宣的相守。

“得失难两全，取舍须三思”，默念箴言回望四年多岁月，一千五百多个日夜波澜壮阔又苦涩难言。狄罗德曾言“世界生灭不已，每一刹那都在变”，我与灯的故事，便在这变幻中悄然启程。回望曾经那个槐花曼舞的午后，阳光尚未被后来的阴霾遮蔽，窗棂间漏下的光斑还在青砖地上跳跃，电话铃声却骤然划破宁静，让所有光亮瞬间凝固。至今还记忆犹新：刚刚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，我原地全身瘫软，表情凝固，双脚机械地站立着，整个人呆呆地不知所措，心里默念着：是要毁了这家吗？

听筒里的话语如冰凉的针，一根接一根扎进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浑身力气被瞬间抽干，双腿在青砖上生了根，机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躯体。眼前的世界旋转、褪色，槐花瓣簌簌飘落，像一场无声的哀悼，脑海里只剩破碎的念头：这风雨飘摇的家，难道真要就此倾覆？天昏地暗间，所有关于未来的蓝图、生活的憧憬，都在哭声中碎裂成尘，半生积攒的从容与体面，轰然崩塌。

成年人的崩溃从不是歇斯底里的呐喊，而是悄无声息的瓦解，如被白蚁蛀空的堤坝，只靠轻轻一碰，便轰然坍塌。而我，成了废墟上茫然四顾的独行者，直到夜幕降临，颤抖着按下灯的开关，冷白的光刺破黑暗，才终于握住一丝微弱的依托——守一盏灯，踏上漫长路，便定足风风雨雨。

往后的日子，苦涩如浸了黄连的棉絮，裹得我喘不过气。长夜无眠成了常态，书桌上的灯盏冷光如霜，映着我辗转反侧的身影。因为长时间自己生闷气，身体出现了各种问题：胸口闷、胸闷、气血不畅，体检报告上“双侧乳腺腺体致密回声紊乱，乳腺有增生结节”的字迹，如冰冷的惊呼声，敲打着早已紧绷的神经。四肢时常沉重如灌铅，抬手梳发都觉费力，头脑昏沉似蒙着厚雾，工作频频出错，生活失了章法。我知道，这是长期焦虑和压抑在身体上的显影。

曾经钟爱的素色旗袍被塞进衣柜深处，口红积了薄尘，美丽、阳光、快乐、开心这些明亮的词汇，都被贴上“与我无关”的标签，唯有“孤独”二字，在灯影里被拉得悠长，与我形影不离。而灯，始终沉默亮着，听我深夜低低地啜泣，陪我熬过又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，从未缺席。

更令人窒息的是“捉襟见肘”的窘迫，如一张无形的网将我困在中央。钱要掰成两半花，给人家买药的药凑齐了，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便没了着落；精力要拆成碎片用，白天在医院强撑着处理繁杂工作，夜晚回家还要应付棘手琐事；就连心情，也被焦虑、担忧、委屈分割殆尽，再也拼不出半分甜。

我如走在悬崖边的旅人，脚下万丈深渊，身旁是狂风呼啸，每一步都踏在我的心跳上；他如履薄冰。那些日子，天空总是灰蒙蒙的，飞鸟懒于掠过屋顶，生活暗淡无光，度日如年的滋味，是舌尖化不开的苦涩，是心底却掉不掉的重负。太多的变数、失去、遗憾、伤痛，如细密的雨，淋湿了岁月，浇透了心房，唯有案头的灯，在每个孤独的夜晚如期亮起，沉默的并肩携手一

# 读灯记

□ 余叙

我常对着灯光发呆，轻声说：“我撑不下去了。”灯不言语，却用微弱的光芒将我笼罩，仿佛在说“再等等，天亮就好了”。它以无声的陪伴，给了我咬牙坚持的勇气。

在那段最黑暗落魄的时光里，儿子和儿媳如两束微光，与灯相融成一片亮光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。儿子和他女朋友刚谈了三年恋爱，本来应该享受二人世界，沉浸在花前月下，甜甜蜜蜜。可他们却二话不说，又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家里的担子，像两棵挺拔的小树一样站在我面前，为我挡风遮雨。

至今记得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，为筹集紧急款项，我打遍所有通讯录号码，好话讲尽，尊严碾碎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不是推脱，就是敷衍和拒绝。挂掉最后一个电话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如今电话那头，却只剩“账上仅余两千”的推诿。其中的冷暖转换，不过隔着一场变故的距离。

人心往往如此，需要借力时，热情是精心打磨的工具；尘埃落定后，情谊便成了可以随手搁置的旧物。那位同学请一顿饭的价值标为两千，却忘了我们昔日相助的分量，这非金钱可以衡量的委屈、绝望如决堤洪水一样冲垮了我，眼泪哗哗地流，模糊了窗外的雨幕。

转头望去，儿子和儿媳坐在沙发上，年轻的脸上写满无助与心疼，想安慰我却不知从何说起，只能默默陪我流泪。最终，我们相拥而泣，哭声混着雨声，在寂静的夜里回荡，这是无助的宣泄，也是亲情最真挚的羁绊。那一刻，客厅的灯光明亮温暖，驱散了些许寒意，可我却如，心底的孤独并未消散，只是暂时被柔情暖意包裹。夜深人静，儿子们睡去，我独自坐在灯下，深入骨髓的孤独便悄悄蔓延。

我对灯说：“还好有他们。”灯的光晕轻轻晃动，像是回应我的感慨，它见过我的脆弱，在昏黄光晕里划出焦灼的弧线。烟灰簌簌地落，爸爸几乎不抽，只是任它在指间燃着，仿佛燃着的是他无法言说的忧心。

夜已深时，爸爸总在客厅里踱步，拖鞋擦过地板，沉而缓，像碾着他无法安放的心事。一点暗红的烟火，随着他来回的轨迹，在昏黄光晕里划出焦灼的弧线。烟灰簌簌地落，爸爸几乎不抽，只是任它在指间燃着，仿佛燃着的是他无法言说的忧心。

只听见爸爸偶尔停住，望向我在书房透出的灯光，喉头动了动，最终只化作一句：“不早了，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声音干涩，语调却软得像惊扰了什么。话落，他又背过身去，那点红光继续在客厅里往复徘徊，将他微驼的背影拉长，印在墙上，像一座沉默的山。

我忽然就读懂了这无言的踱步。那不是困倦，那是爸爸的心，在方寸之地里替我抵挡着外面整个寒夜的惊涛骇浪。爸爸的脚步，每一步都踏在我的心跳上；他如履薄冰。那些日子，天空总是灰蒙蒙的，飞鸟懒于掠过屋顶，生活暗淡无光，度日如年的滋味，是舌尖化不开的苦涩，是心底却掉不掉的重负。太多的变数、失去、遗憾、伤痛，如细密的雨，淋湿了岁月，浇透了心房，唯有案头的灯，在每个孤独的夜晚如期亮起，沉默的并肩携手一

所有的委屈与坚硬，在这一刻被这沉默的暖流泡得酥软。世间的风刀霜剑纵然可畏，但我知道，我永远不是孤身一人。这灯光下踱步的身影，这笨拙而笃实的疼爱，与儿子和儿媳的并肩携手一

道，浇筑成我行走人间最厚重、最不容置疑的底气。亲情的光，原来从未熄灭，它以不同的形式，始终将我笼罩。

日子在伤痛中流淌，人际的背叛凉薄更添寒意。曾交付信任的朋友袖手旁观、散播流言，并肩伙伴背弃约定，萍水相逢者妄加评判。深夜独自徘徊，灯光拉长孤影，焦虑无助如潮水淹没。对着灯倾诉“为何人心如此复杂”，它沉默着将倾诉与我相依，似在说“守住本心就好”。

借钱周转时，朋友的热情与推脱形成刺眼对比，亲戚冷硬的回应如腊月冰花。花费两月心血的合作项目，签约前突遭终止，筹备许久的交流会，临近却被推迟。两次挫败让我沉入谷底，唯有灯光默默相伴，在我低语“我真的尽力了”时，用光晕化作温暖手掌轻拍后背。

无数深夜静坐反思，方知困住自己的是对结果的执念。放下执念接纳不完美后，一切渐有转机；项目失败让我学会用法律维权，交流会推迟让我得以陪伴家人。原来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是真理，低谷亦是新起点。

这些经历并非全是阴霾，如灯在黑暗中总会亮起，孤独时光也自有意义。接踵而至的考验，让我如石缝植物般积蓄力量，心渐趋成熟，学会取舍、放下期待、找回热爱。熬过四下无人的苦楚，终于遇见更强大的自己，而这蜕变，全在灯影下完成。

世间并非全是薄凉。工作陷入困境时，医院、卫健委、市委、信访局及市作协的领导与友人，以仁心与善意伸出援手，那句“有困难，就说”的叮嘱，如温暖手掌落在肩头。夕颜妹妹“把病历记录下来”的提醒，恰似种子，让我明白所有冷暖都非虚度。

我开始重拾文字与花草的旧好，在墨香绿意中修篱种菊。案头经典著作从红楼风月到平凡岁月，从冷峻笔触到乡土情怀，灯下翻卷，与先贤对话，灯光忽明忽暗似在回应。提笔落字，将心绪诉诸笔端，从笔墨生涩到文字流畅，写作成了情话出口。后来铅字见刊，散文入选年选、上刊四川作家、征文获奖，这些微光成就照亮灰暗日子，坚定了与文字相伴的决心。

早春时节，南风徐徐，枝条抽芽、草木复苏，万物循着秩序新生。我喜欢暮色到来的时分，灯的光晕给苍苍的夜色镀上一层柔和的酒红色，我的心渐渐被文字占领了。灯光抚摸着不安的心，让宁静回到身体内部。我平静，若黄昏里静止的湖水。我恍然大悟，我是在读灯。灯相伴，一个黄昏连着一个黄昏，一场暮色连着一场暮色，就像舞台上变幻的背景，曾经的坎已成过往，伤痛化作成长勋章。感恩四年多坎坷，让我收获内心的强大与从容；更感恩与灯的相守，它见证我最狼狈与最耀眼的时刻，听过我最无助与最真挚的情绪。

读灯，读出的不仅是温良恭俭让，更是节气、意气与血气。这四年多，我读灯也读自己，读孤独也读成长。灯早已不是照明工具，而是朋友、导师与灵魂伴侣。《读灯记》记下它的不离不弃，记下孤独中前行的勇气，更记下蜕变后的自己。

薄暮冥冥，夜深沉，城市灯火灿若星晨。那些黑暗中的独行者，想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灯。愿我们与孤独和解、与岁月言和，在灯的指引下走向光明。晚风过江，沧桑藏心，人影惶惶，我永不孤单。“涸辙枯鱼信苦尽甘来，穷途末路我信峰回路转”，这一千五百个日夜的读灯时光，终究教会我：灯是孤独的，但我不孤独，因为最深的黑暗里，我与光早已成为彼此。

老去的影子一步一步向我逼近！好几次，我孤身一人拖着不再年轻

的脚步，漫步夕阳，坐着长江潮起潮落，满江春水波打着我的心弦，触动了我的怀旧情结，尘封多年的往事像野兽般冲来，我的眼前迅速掠过一群熟悉的背影和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。

那时的我，青春飞扬，沐浴在阳光下，在时光隧道里悠悠漫游。如今，那个背着小书包，里面还偷藏着几个番薯蹦蹦跳跳去上学的小女孩，现在已经年近五十；那个依偎在妈妈怀里撒娇的爱国，已经有了自己的外孙；那个爱偷看别人的缘故，在校园里疯跑的“野”丫头，已经成了一个脸上挂着固定笑容模式的老年人……思今朝，想过去，岁月流逝的伤感顿时扑面而来，一种苍凉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，一件件、一桩桩化作低诉的雨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。从童年到少年，从少年到青年，从青涩到成熟，从拥有到失去，从失去到获得，五十多年的时光，恍然一晃而过。

我还沉浸在幸福的回忆当中，突然，一滴冰凉的水珠不知趣地掉落在鼻尖，冷颤猛地使我全身一击，把我从记忆的幻觉中拖回来，我虚脱着抬了抬头，乌云沉沉地笼罩着一片天。也许是雨的缘故，江边绿道上的行人很少，偶尔走过的一对相携相挽的白发夫妻，他们犹如雨中绽放的小花，深深吸引我的眼球。我特别羡慕他们，目送他们走出老远老远，朴实的外表、纯质的感情，让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，我想相濡以沫的味道，也许尽在其中！

当然，我心里也在悄悄地问自己：“我和丈夫也能像他们这样白头偕老吗？”婚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风雨兼程，一起同甘共苦，生活中他处处为我着想，家务活大多都是他在干，我就只用傻傻地去上班，专注地去教书育人……当我在外奔波了一天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他端上来的一杯热茶，递过来的一双拖鞋，一股暖流就会迅速涌上心头，让我感觉到家的温馨、爱的呵护。让我不止一次地做过这样的设想：退休后，我也要像那对老夫老妻一样，搀扶着白发苍苍的他漫步在林荫小道，我慢慢声细语，去慰藉他那颗饱经沧桑为我们这个小家操劳一辈子的内心，让他领略什么叫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

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越过五十岁的门槛，高血压、高血脂接踵而至，一切来得那么悄然，一切来得那么无情，让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渐渐吞噬自己。我还没有准备妥当，青葱岁月就渐渐弃我而去，老态龙钟却跑步向我走来。一切的一切，让我开始思索老去的影子：假牙、助听器、轮椅……一想到这些，就会让我感悟生命的宝贵，让我渐渐淡泊名利，变得淡定，变得知足常乐；越来越善待生命中的每一个黎明与黄昏，也越来越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渐渐来临的老去！

# 从未忘记的爱

□ 刘晓梅

老去的影子一步一步向我逼近！好几次，我孤身一人拖着不再年轻

的脚步，漫步夕阳，坐着长江潮起潮落，满江春水波打着我的心弦，触动了我的怀旧情结，尘封多年的往事像野兽般冲来，我的眼前迅速掠过一群熟悉的背影和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。

那时的我，青春飞扬，沐浴在阳光下，在时光隧道里悠悠漫游。如今，那个背着小书包，里面还偷藏着几个番薯蹦蹦跳跳去上学的小女孩，现在已经年近五十；那个依偎在妈妈怀里撒娇的爱国，已经有了自己的外孙；那个爱偷看别人的缘故，在校园里疯跑的“野”丫头，已经成了一个脸上挂着固定笑容模式的老年人……思今朝，想过去，岁月流逝的伤感顿时扑面而来，一种苍凉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，一件件、一桩桩化作低诉的雨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。从童年到少年，从少年到青年，从青涩到成熟，从拥有到失去，从失去到获得，五十多年的时光，恍然一晃而过。

我还沉浸在幸福的回忆当中，突然，一滴冰凉的水珠不知趣地掉落在鼻尖，冷颤猛地使我全身一击，把我从记忆的幻觉中拖回来，我虚脱着抬了抬头，乌云沉沉地笼罩着一片天。也许是雨的缘故，江边绿道上的行人很少，偶尔走过的一对相携相挽的白发夫妻，他们犹如雨中绽放的小花，深深吸引我的眼球。我特别羡慕他们，目送他们走出老远老远，朴实的外表、纯质的感情，让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，我想相濡以沫的味道，也许尽在其中！

当然，我心里也在悄悄地问自己：“我和丈夫也能像他们这样白头偕老吗？”婚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风雨兼程，一起同甘共苦，生活中他处处为我着想，家务活大多都是他在干，我就只用傻傻地去上班，专注地去教书育人……当我在外奔波了一天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他端上来的一杯热茶，递过来的一双拖鞋，一股暖流就会迅速涌上心头，让我感觉到家的温馨、爱的呵护。让我不止一次地做过这样的设想：退休后，我也要像那对老夫老妻一样，搀扶着白发苍苍的他漫步在林荫小道，我慢慢声细语，去慰藉他那颗饱经沧桑为我们这个小家操劳一辈子的内心，让他领略什么叫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

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越过五十岁的门槛，高血压、高血脂接踵而至，一切来得那么悄然，一切来得那么无情，让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渐渐吞噬自己。我还没有准备妥当，青葱岁月就渐渐弃我而去，老态龙钟却跑步向我走来。一切的一切，让我开始思索老去的影子：假牙、助听器、轮椅……一想到这些，就会让我感悟生命的宝贵，让我渐渐淡泊名利，变得淡定，变得知足常乐；越来越善待生命中的每一个黎明与黄昏，也越来越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渐渐来临的老去！

可爱的西双版纳，镶嵌在北回归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，美丽的澜沧江如睡美人般地纵躺在这里。这里，充满不尽传奇与无限烂漫。

澜沧江啊澜沧江！奔流前行，生生不息，你那甘泉般的乳汁养育着祖祖辈辈生长在这片净土上的傣家儿女。

踏上西双版纳这块土地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绿”。山绿水绿地绿，绿得出奇，绿得透不过气来，绿得从从天而降似的。榕树、棕榈树、芭蕉树、椰子树、橡胶树等等，有的甚至连植物学家也无法给出名字的万种树木紧紧簇拥。西双版纳的树木枝叶茂盛，树木参天，顶天立地，遮天蔽日。树高五十余米的随处可见，树干直径3米以上的不少。树枝抓藤，藤缠树干，藤树一体，千姿百态。

热带雨林充足的光线，温暖的气候，饱和的湿度使树的枝叶繁茂，层层叠叠，千层万叠。树上生树，叶上长叶，树枝可朝上可朝下，往左向右地自然生长。当树枝朝下长时，伸入土中，与土里的根相连，根枝难分，奇形怪状，

连接天地，像一尊巨神伸手抓土，像天女长发着地，又像水帘瀑布倒挂，奇美而壮观。

蜜蜂们把蜂巢宇宇地做在树枝上，一房房蜂巢像玄月，像梳子，又像起伏的山峰全倒挂在大树枝上。蜂儿们飞来飞去，忙忙碌碌，采花酿蜜。在太阳炙烤下，浓浓的蜜汁长长地滴落，与泥土、花的芳香相融合，酿成一种世界上最香甜的味道，直扑10米开外的游客。

傣族园的建筑风格极美，古色古香，或像孔雀开屏，或似燕子翻飞。花纹图案精致，红、黄、白色为房屋的主体颜色，阳光照耀下各式房屋金光闪闪，与傍晚的蓝天交相辉映。

傣族人有三绝：一绝孔雀舞，二绝泼水，三绝手抓饭。

傣族人热爱孔雀，崇尚孔雀。在傣族寨子里，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里，随处可见孔雀雕塑，不管是农舍还是大型建筑，或屋顶或房角或柱子，设计时都要考虑孔雀图案。傣族女儿自幼学跳孔雀舞，节日，喜事或迎客都要跳孔雀舞。优美的音乐声中，九位姑娘变为九

# 回归线上的传奇与烂漫

□ 杨正安(彝族)

只孔雀行云流水般翩翩起舞，多姿多彩，或像孔雀开屏，或像孔雀翻飞，或像孔雀吃水，把孔雀的各种动作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炉火纯青，活灵活现。成千上万的游客热情观看，阵阵掌声不绝于耳。

节日，喜事或迎接宾客，傣家人都要泼水，以求吉祥如意。宽敞的广场设有几十个龙、大象和孔雀雕塑喷水器。下午2点整，在音乐声中喷水器开始喷水，水从天而降，四周喷出，地上冒出，整个广场变成水的世界。霎时，喷水队员手拿水瓢、盆冲向水中开始泼水，或自取泼水，或相互泼水，或乱泼水。接着喜欢泼水的游客争先恐后手

拿水瓢冲进里面，不分宾客，不论男女，不管老小地对泼，自泼、乱泼嬉戏，极为热闹。此时，广场里由开始的百人泼水变为成千上万人泼水，整个广场沸腾了，泼水人个个湿淋淋的。这时广场里水汽不断弥漫，密度不断加大，人在水汽里时隐时现，根本无法辨认。此刻，阳光与水蒸气互相碰撞，折射出成千上万道美丽的彩虹，壮观极了！

走进傣族寨子没吃手抓饭就等于没到傣家寨，傣族人无论待客还是平时自用餐都吃手抓饭。传统手抓饭用一个竹子编的大簸箕，边上立一尊高大的孔雀塑表示吉祥，中间盛红、黄和白三色糯米饭，红色表示

富贵，黄表示丰收，白表示主人待客纯洁诚心。饭的周围盛上12种菜，其中一只整条公鸡，其余整条鱼和一碗熬过的五花肉，尾菜为家种菜和野菜等，味道齐全。其中整条鱼做得很好，连鸡骨都酥脆了。人生近七十年，千种饭品过，万种菜尝过，唯独如此美味的饭菜第一次品尝。

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橡胶事业一片空白，20世纪60年代，当科技人员发现在西双版纳一带可以大力发展橡胶时，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的人民解放军、大学生以及科技人员约10万大军奔赴边疆，建设边疆，种植百万亩橡胶林地，如今树已成林，我国橡胶自给自足还远销异国他乡。

当展览馆的八旬老人华大爷讲述橡胶历程时，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华大爷说，种胶容易取胶难，取胶必须在晚上取才能避免太阳射而变质。因热带雨林多毒蛇，晚上取胶他常常与毒蛇作斗争。取胶人必须具备两只手，一把取胶用，另一把防毒蛇。只要手指或脚趾被蛇咬过立即用刀自行

断掉，以免毒流全身致死，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有限，没有更好的预防与治疗条件，只能用这种土办法。如今的百万株胶树是他们几代人奋斗的结果。华大爷老家是东北漠河，1968年他响应号召来到西双版纳，至今已50余年了，如今成为地地道道的版纳人。他的儿子是附近橡胶管理部门的负责人，孙子大学毕业后又进了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。

展览馆出来后我在附近逛逛，发现近处有几座坟墓，因好奇走到近处看看，啊！原来是烈士墓，墓碑上一个个闪亮的名词如同星星大地，此刻折射出无限的光芒照亮着大地，照亮了我，我望着烈士墓，心在滴血！

啊！美丽的西双版纳，可爱的边疆，我离开了你，我日夜思念你，梦回你，梦你的夜晚，我看见寨家“三绝”的扑朔迷离，我望见百万亩林海的浩瀚，我看见华大爷勇斗毒蛇蛇指的壮观场景，我已变成澜沧江的一小波涛滚滚向前！